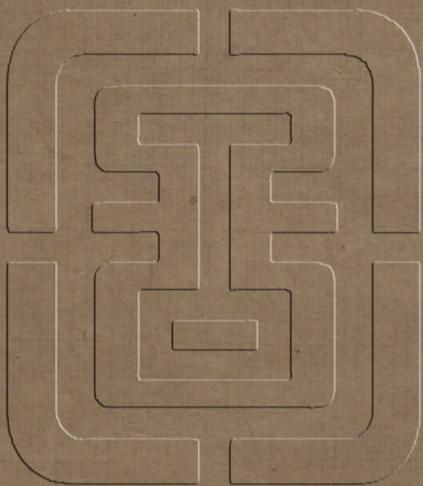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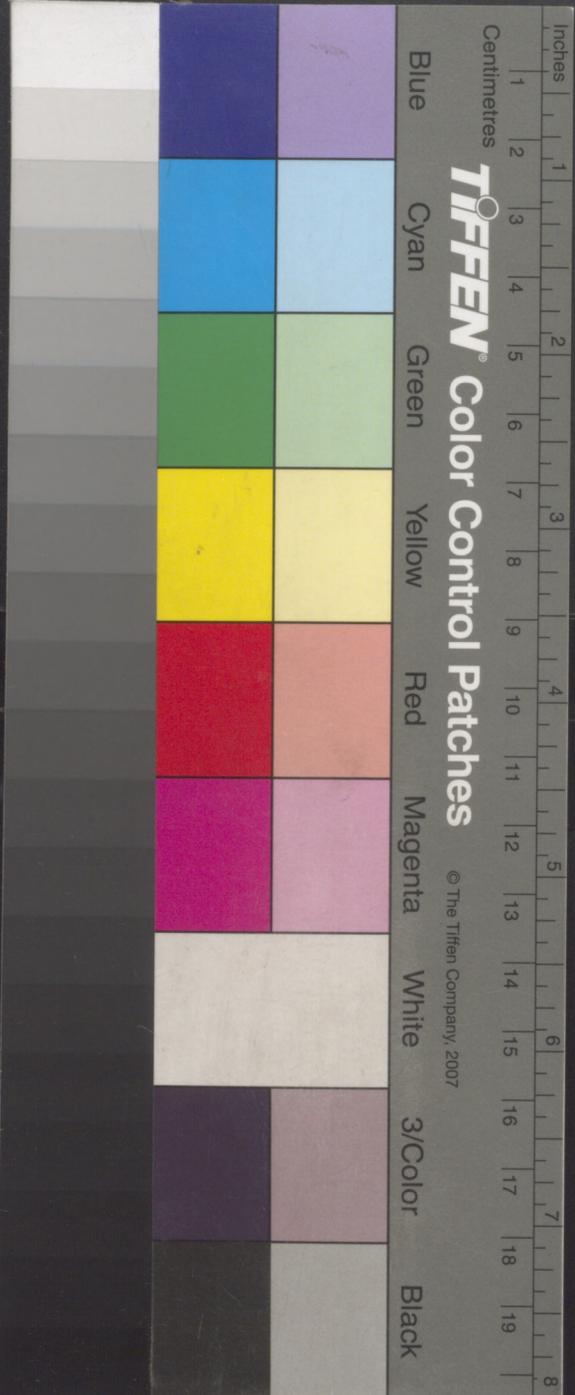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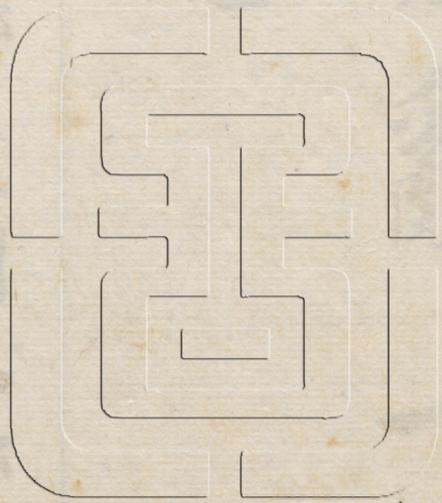


578



楚辭





楚辭十七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藏明緡宋本
 景印原書版匡高營
 造尺六寸九分寬四
 寸七分

楚辭目錄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
 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
 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
 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于
 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
 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
 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
 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

一本云校書郎中
 後漢文苑傳云逸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
 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

楚辭章句
 行於世

離騷經第一

屈原
 釋文第一無經字

九歌第二

釋文第三
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傳字

天問第三

釋文第四

九章第四

釋文第五

遠遊第五

釋文第六

卜居第六

釋文第七

漁父第七

釋文第八

九辯第八

宋玉
釋文第二

招魂第九

釋文第十

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釋文第十六

惜誓第十一

賈誼
釋文第十五

招隱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
釋文第九

七諫第十三

東方朔
釋文第十二

哀時命第十四

嚴忌
釋文第十四

九懷第十五

王褒
釋文第十一

九歎第十六

劉向
釋文第十三

九思第十七

王逸
釋文第十七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

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

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爾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今附于第一通之未云

楚辭卷第一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輿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其書今上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為楚詞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詞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

校書郎臣王逸上

曲阿洪興祖補注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

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芊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芊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

三姓於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

關中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

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

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

毀之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王乃疏屈原疏一作逐

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一作邪憂心煩亂

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

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

道徑一云陳直徑一云陳道徑以風諫君也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

曰離猶遭也明已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

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

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

關遂脅一作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

於秦史記曰屈平既紕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

與伴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

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

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其子襄王

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

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

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

而死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曰縣比帶汨

縣三十里名為屈潭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

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

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媿於君媿配也

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

子飄風雲霓飄風一作以為小人其詞温而

雅其義皎而朗一作凡百君子莫不慕

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

焉

悠一作閱魏文帝典論云優游按行屈原尚之窮
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
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為詞賦之
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

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

帝繫曰顓頊娶于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
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周幽王時生

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
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

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
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補曰皇甫謐曰高陽都帝

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
子玄史通云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離騷經首章

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至馬遷揚
雄班固自叙之朕皇考曰伯庸

篇實煩於代朕皇考曰伯庸朕我皇美也

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
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

者上下共之咎辭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
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古人質

與君同稱朕又子伯庸為屈原父名攝提貞于

皆非也原為人子忍斥其父名乎攝提貞于

孟陬兮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

惟庚寅吾以降生東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

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寅為陽正故男始生

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口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

之正中也補曰天問云皆歸歟而無害厥躬何后

益作華而禹播降九歎云赴江湘之流兮順波湊

而下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

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裊姪於巳為子十月而

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

也淮南皇覽揆余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

子注同鑒一本余下有于字五臣云肇錫余以嘉名肇

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名

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字余曰靈均靈神也均

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

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子我為原以法地

言已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

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

崇仁義序長幼也夫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

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云靈

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屈原

名平文選以平為字誤矣正則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

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

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

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告尔

字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

此内美兮紛盛貞五臣曰又重之以脩能脩

也言已之生内舍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

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

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儲用切再也非輕重之重

能本獸名能屬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此讀若耐

韻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

也芷幽而香文選離作離五臣云扈披也補曰扈音

戶左傳云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江

肇

始

名

均

正

地

高

平

均

靈

均

字

余

曰

靈

均

字

余

曰

卷一

五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之藥紛秋蘭以為佩

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纁能決疑者佩玦

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

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

也補曰紉女類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緝繩

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悅菹蘭則

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

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草澤蘭二物同

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

梁縣西小山上有澤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

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

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

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

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

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為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蘭兮

陸機云蘭即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

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文選

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荀子

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生山側以劉寄奴

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詞有秋蘭兮春蘭石蘭

王逸皆曰香草不分也近時劉次莊樂府集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謂多識草木鳥獸

而能盡究其所由情狀者歟黃魯直蘭說云蘭生深

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

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蒲室在堂

蒲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

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

子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菟先風轉蕙泛

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出蒔以沙

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

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

雖不若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汨余若將不及兮

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汨余若將不及兮

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汨余若將不及兮

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汨余若將不及兮

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汨余若將不及兮

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汨余若將不及兮

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汨余若將不及兮

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汨余若將不及兮

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汨余若將不及兮

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汨余若將不及兮

汨去克疾若水流也不一作弗五臣云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補曰汨越筆切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恐年歲之不吾與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

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補曰恐區用切疑也下並同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朝搴阼之木蘭兮

引朝搴阼之木蘭阼頻脂切山在楚南本草云木蘭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任助述異記云木蘭川在尋陽江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木中可居也

也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陸山采木蘭上車大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諷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攬

一作搴一作攬一州一作中洲補曰攬盧敢切取也日莽莫補切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日

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淹久也忽釋文作留

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又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惟

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零落皆墜也草曰零

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襄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

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喻善人者滿堂兮不撫

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

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何不改

此度 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

教棄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

之法也甫及一作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政其

此度一云何不政乎此度也五臣云何不政改此法

度以從忠 **乘騏驥以馳騁兮** 賢智言乘駿馬以喻

正之言 **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乘一**

作乘文選作策馳一作馳補曰馳即馳字下同 **來**

吾道夫先路 路道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

也文選作導 **先路** 一本句末有也字五臣云言

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先王之道 **昔**

三后之純粹兮 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 **固衆**

芳之所在 衆芳論羣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

皆舉用衆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五**

臣云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雜**

申椒與菌桂兮

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

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窮

傳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

別言蕙菌花又云橋菌桂以初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

草有菌性花白葉黃正圓如竹菌一作菌其字從竹

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 **豈維**

也淮南子曰申其杜菴美人之所懷服 **維**

蕙茝 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以諭賢者言禹湯文王

申椒與菌桂兮

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

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窮

傳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

別言蕙菌花又云橋菌桂以初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

草有菌性花白葉黃正圓如竹菌一作菌其字從竹

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 **豈維**

也淮南子曰申其杜菴美人之所懷服 **維**

蕙茝 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以諭賢者言禹湯文王

申椒與菌桂兮

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

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窮

傳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

別言蕙菌花又云橋菌桂以初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

草有菌性花白葉黃正圓如竹菌一作菌其字從竹

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 **豈維**

也淮南子曰申其杜菴美人之所懷服 **維**

蕙茝 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以諭賢者言禹湯文王

皆在所用藍白 彼堯舜之耿介兮堯舜聖德之

正也夫先 三后者據近以及遠 明道德同也 五臣云

循用大道補曰 上言三后 下言堯舜 謂

三后遵堯舜之道 以得路也路大道也 何桀紂之

猖披兮桀紂夏殷失位之君 倡披衣不帶之兒猖

謂亂也補曰 博雅云夫唯捷徑以窘步 捷疾也

禍被不帶也被音披 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

也窘急也 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 施行惶遽 衣不及

帶欲涉邪徑 急疾為治 故身觸陷 阱至於 滅亡以去

戒君也唯一 作維五臣 云言桀紂若人 使亂用捷疾

不由正道而所行 蹙迫耳左 傳曰待我 不如捷

之速也捷邪 出也論語曰 行不由徑徑 步道也惟

夫黨人之偷樂兮

黨用也論語曰 朋而不路

幽昧以險隘

路道也幽昧 不明也險隘 諭傾危言

且偷樂不知 君道不 明國 將傾危以及 其身也補曰

小人明 黨偷為 逸樂則 中正之路 塞矣隘狹 也遠 遊

云悲世 俗之迫 阨一 相如天 豈余身之憚殃兮

憚難也殃咎 也一 無身 字補曰 小

人賦作 迫隘 阨一 相如天 豈余身之憚殃兮

憚難也殃咎 也一 無身 字補曰 小

用事則賢 人被殃 憚徒 案切 忌難 也小

憚難也殃咎 也一 無身 字補曰 小

危以敗 先王 之功 五臣 云言 我所 以不 難殃 咎諫 爭

危以敗 先王 之功 五臣 云言 我所 以不 難殃 咎諫 爭

道而當 幽味 險隘 之地 則敗 忽奔 走以 先後 兮

道而當 幽味 險隘 之地 則敗 忽奔 走以 先後 兮

及前王之踵武

踵繼也武跡 也詩曰 履帝 武敏

君者翼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忽一作急補曰忽疾見奔舊音布頓切相導前後曰先後先疾見切踵亦跡也

余之中情兮

以香草為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

荃也察一作揆中一作忠補曰荃與孫同莊子云得魚而忘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香草可以餌魚

云蓀荃也陶隱居云東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詩多云蘭蓀

反信讒而齋怒

齋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此也

疾怒已也齋二作齋補曰齋音費又音妻說文云齋炊舖疾也釋文齋或作齋並杜西切五臣云齋同也

反信讒人與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謇謇忠貞兒也

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

忍而不

能舍也

舍止也言已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文苑無

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忍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師古去舍尸夜切訓

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指九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天以為正兮

指語也九陽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

章云所作忠而言之若指蒼天以為正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策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

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夫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天赤天西方成天餘同夫

唯靈脩之故也

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

慮之心上也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五臣云靈脩言有

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言我指九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補曰王逸言自盡

者謂自竭盡
耳五臣說誤
曰黃昏以為期兮
羌中道而

改路補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
耳九章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
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

與余成言兮初始也成平也言猶議也補曰成
言謂誠信之言一成而不易也九

章作後悔遁而有他道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
誠言後悔遁而有他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

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遁一作避他

作佞五臣云悔改遷移也收移本情而有他志

既不難夫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傷靈脩之
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

傷惜也補曰數所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五臣云

角切化音花下同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蔚

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五臣云滋益也釋
文作哉音栽補曰說文田三十畝曰畹於阮切又

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
見放流猶種蕙衆香脩行仁義勤

身自勉朝暮不倦也五臣云蘭蕙喻行言我雖被斥

逐脩行彌多釋文畝作晦補曰畝莫後切司馬法大

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為畝

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蓋多於百畝矣然則

種蘭多於蕙也此畦留夷與揭車兮畦共呼種

古人貴蘭之意也此畦留夷與揭車兮之各留夷

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與五十畝為畦也揭一
作藕文選作菑藕藕車補曰畦音携揭藕藕並丘謁
切相如賦云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顏師古曰
留夷香草非新夷新夷乃樹耳一云留夷藥名爾雅
藹車芑與本草拾遺云藹車味雜杜衡與芳芷
卒生彭城高數尺白花芑音迄
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
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曠德行彌盛也衡一作

衡補曰爾雅杜上鹵注云杜衡也似葵而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狀似葵其臭如薜蘿名曰杜衡本草云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

冀枝葉之峻茂兮
冀幸也峻長也文選

願埃時乎吾將
願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饗其

雖萎絕其亦
進用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以時

何傷兮
萎病也絕落也補曰萎於危切

哀衆芳之蕪穢
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

使衆賢志士夫其所也
五臣云言我積行爲讒邪所害見心亦猶植芳草爲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蕪穢不自脩也補曰

亦何能傷
但恐衆賢志士見而蕪穢不自脩也補曰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
競泣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以

憑不厭乎求索
憑滿也楚人

羌內恕已
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

以量人兮
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爲也以心揆

各興心而嫉妬
興生也

語端也文選注云羌乃切
各興心而嫉妬

嫉害色爲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
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

量度它人謂與已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讒譖
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

之使不得進
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

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心故各與心而嫉妬也忽馳騫以追逐兮

五臣云忽急也馳一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

作馳補曰驚亂馳也以馳驚惶

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老冉冉

其將至兮七十曰老冉冉行也恐脩名之

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

於後世也補曰脩名脩潔之名也屈子非貪名者然

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耻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朝

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脩與修同古書通用朝

飲木蘭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

英華也言已且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

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也餐

一作食五臣云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補曰飲啜也

音蔭餐吞也七安切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

實而取其華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

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

莫輔體延年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苟誠

簡也五臣云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道要而行

補曰信姱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姱苦瓜切要

於笑長願願亦何傷誠願欲使我形兒信已飲食清潔

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願願飢而不飽亦何所傷

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

補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雖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曰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

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兒不枯屈原何為其願願也

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願願虎感切願

戶感切又上占湛切下魚檢切願願擊木根以結

願食不飽面黃兒願一作願音同願願擊木根以結

莖

莖持也根以喻本文選擊作擊補曰擊啓妍切亦持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莖注云苗

名蘭槐根名莖然則

貫莖荔之落葉

貫累也莖荔香

草也綠木而生藥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兒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木又貫累香草之實

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五臣云貫拾也藥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

信補曰莖蒲計切荔郎計切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莖荔狀如鳥韭而生於石上注云亦綠木生管子

云莖荔白芷蘼蕪椒連丑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銳前漢樂章云都荔遂芳謂都良莖荔俱有芬芳也花外

曰莖內曰莖藥

矯菌桂以紉蕙兮

矯直也五臣云矯舉也舉

花鬚頭點也

索胡繩之纒

胡繩香

此香木以自以補曰九

纒索好兒言已行雖據履根木猶復矯直菌桂芬香

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

補曰說文索昔各切草有切寒言吾法夫前脩兮

也一云譽難也言已服飾雖為難法我儆前賢以自脩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佈文選書作蹇世作時

五臣云蹇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

所用補曰譽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詞唯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為正又

李善注本有以世為時為代以民雖不周於今

為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

之人兮也願依彭咸之遺則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

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補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

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

補曰說文索昔各切草有切寒言吾法夫前脩兮

也一云譽難也言已服飾雖為難法我儆前賢以自脩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佈文選書作蹇世作時

五臣云蹇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

所用補曰譽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詞唯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為正又李善注本有以世為時為代以民雖不周於今為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

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
先定非一時忿懣而自沈也反離騷曰弃由朋之所
矜兮撫彭咸之所遺

豈知屈子之心哉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効
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

受命而生遭遇多難

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

俗而多屯難補曰掩涕猶收淚也

遠遊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

以鞿羈兮

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

前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依切羈居

宜切下文云余獨好脩以爲常脩矯謂脩潔而矯美

也

謇朝諝而夕替謇諫也詩曰諝予不顧替廢
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矯好

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

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諝音遂又音信今詩作諛

既替余以蕙纒兮

纒係帶也補曰纒息

結又申之以攬芷

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

然猶復重引芳芷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

一云又申之攬芷五臣云申重也攬持也亦余心

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悔恨也言已

守清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

終不悔恨五臣云九數之極也以此遇害雖九死無

足悔恨怨靈脩之浩蕩兮

行悼惑則子恨靈脩

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兒也詩曰子

之蕩兮補曰今詩作湯湯蕩蕩也孔子曰詩可以怨孟

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而怨平終不察

是愈疏也屈原於懷王其猶小弁之怨乎終不察

夫民心

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

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
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
熟察之也民一作人五臣云浩蕩法度壞眾女嫉
兒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

余之蛾眉兮

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喻臣蛾眉好兒

蛾一作蛾眉補曰反離騷云知衆嫖之疾妬方何必揚
累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爲露才揚己之意

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
汚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螓首蛾眉蓋言其質

之美耳師古云蛾眉也謡詠謂余以善淫謡謂毀也
眉形若蠶蛾眉也

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
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可

任也以一作之五臣云讒邪之人謂我善爲淫亂補
曰謡音遙爾雅徒歌謂之謡謂謡言也詠竹角切方

言云詠也楚以南謂之謡言衆女競爲謡言以量人
諧總我彼淫人也而謂我善淫所謂怨已以量人

周

時俗之工巧兮 倂規矩而改錯

倂背也圓

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皆去規矩
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倂臣巧於言語

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五臣
云規矩法則也補曰倂音面賈誼云倂梟獺以隱處

錯音 背繩墨以追曲兮

曲直猶隨也繩墨所以正

名也五尺曰 競周容以爲度

周舍曰背繩墨之言百

墨追古隨字競周容以爲度上不循繩墨之言百
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

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
爲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補曰倂規矩而改錯

鬱邑余侘傺兮

侘憂兒侘傺失志兒侘猶堂

邑一作悒一木注云悒自念兒五臣云悒憂思兒
悒不安也補曰悒徒渾切悶也鬱邑憂兒不文曰曾

欽欽余鬱邑兮五巨以饨鬱為句絕誤矣侘敕加切
祭丑利切又上勅駕切下勅界切方言云祭逗也南
楚謂之祭郭璞云逗即今住字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言我所

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
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憂一作自念一無
也渴

寧溘死以流亡兮

溘猶奄也以一作而奄一
作奄下注同補曰溘奄忽

也渴

余不忍為此態也

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
流亡不忍以中正之生

為邪淫之態

執為鳥之不羣兮

鷩執也謂能執伏
衆鳥鷹鷂之類也

以喻忠正補曰鷩脂利切

自前世而固然

言鷩

擊鳥也月令曰鷩隼蚤鷩

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
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于伯夷是也李善文
選世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言何所有圜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
耶言忠佞不相為謀也圜一作圓周一作同一云方
鑿受

屈心而抑志兮

抑案也補曰
案讀若按

詒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
詒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詈讒佞之人如

孔子誅少正卯也釋文詬作詢補曰詬詢並呼漏伏
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病恥辱也

清白以死直兮周前聖之所厚

言土有伏清白
之志以死忠直

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

仁焉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

悔恨也相視也察審
也補曰相息亮切

延佇乎吾將反

延長也佇立見詩曰佇立以泣言
延長也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

當若比于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
志也補曰佇直呂切久立也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

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回朕車以復

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

路兮也回一作迴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乃旋我之步

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曰皋詩云鶴鳴

馳椒丘且焉止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招魂曰皋蘭被徑

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

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駝五臣云椒丘

立土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曰

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

椒也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皋則進不入以

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虔切

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

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也

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補曰九章云欲匱佗以干

際兮恐重患而離尤離遭也曹製芰荷以為衣

兮製裁也芰葭也秦人曰薜若荷芰藻也補集

芙蓉以為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

雅曰荷芙蓉藻注云別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名荷其華

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芰荷葉也故以為衣芙蓉

華也故以為裳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

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蓋不吾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五臣云言君不知我我亦

將止然我情實美補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

曰芳敷方切香艸也

及切 長余佩之陸離 陸離猶嶮嵯衆兒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

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補曰許慎云陸離美好兒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九章云帶長

鈇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芳與澤其雜糅兮 也易曰其

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唯昭質其猶未潤澤糅雜也補曰糅女救切

虧 有玉澤之質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

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歎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虧一作虧其字從兮五臣云唯獨守其明潔之質

忽反顧以遊目兮 忽疾兒遊猶未為自虧損也

將往觀乎四荒 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

外以求知已者補曰爾雅觚竹比戶西王母曰下謂

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

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嗚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失 佩繽紛其繁飾兮 補曰繽紛盛兒繁衆也

菲菲其彌章 已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

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五臣云佩忠信芳香之行

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稟天命

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也文選民作人脩一作循補曰樂魚教切

欲也下文云汝何博謔而好脩又曰 雖體解吾猶

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

志猶不艾也豈一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執
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
懼也補曰解古蟹切說文懲忒也忒與艾並
音又謂懲創也以可為何以懲訓懼皆非是
女須

之嬋媛兮

媛補曰說文云嬋媛猶牽引也音須賈侍中

說楚人謂女曰嬋媛前漢有呂須取此為名嬋媛音蟬
爰水經引表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

今自寬全鄉人異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
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橋存秭與姊同觀女

類之意蓋欲原為竈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
非責其不能為上官樞蘭也而王逸謂女類罵原以

不與眾合不承君意誤矣申申其詈予已施行不與眾合以

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詈一作罵予一作
余五臣云牽引古事而罵詈我補曰論語曰申申如

也申申和舒之兒女類詈原有親親之意焉九
歌云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是也子音與叶韻曰鮫

婞直以亡身兮

曰女類詞也鮫堯臣也帝繫曰

亦作絲一作縣文選亡作方補曰婞下頂切東坡曰
史記登絲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詞鮫婞直以亡身則

鮫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
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九章亦云行婞直

而不豫兮鮫終然歿乎羽之野鮫治洪水婞言堯使
功用而不就終然歿乎羽之野

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類比屈原於
鮫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殛一作天云羽山之野

補曰羽山東裔在海中殛也殛於矯切鮫遷羽山三
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為黃能入于羽

淵汝何博謩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媵節

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來往古好脩謩謩有此媵
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也文選作蹇五臣

云汝何博謩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媵大
之行補曰博謩當如逸說紛盛兒媵苦瓜切好也

賈某施以盈室兮

賈蒺藜也某王芻也菴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賈又曰終朝

采某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補曰今詩賈作茨某作綠賈音覽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

葉子有三角刺入易據于蒺藜吉其凶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某音錄爾雅云某王芻某蓐也本草云蓋

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菴蓐草施商支切形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

之苓耳廣雅謂之泉耳皆以判獨離而不服判實得名本草泉耳一名菴

也女頰言眾人皆偏菴某泉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庭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

同故斤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已之心志所

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補曰管子曰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

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說之世並舉而好

朋兮

朋黨也補曰說文朋古鳳字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夫何莞

獨而不予聽

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莞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莞一

作葦予一作余補曰莞渠管切今詩作惇聽平聲依

前聖以節中兮

節度文選以作之

喟憑心而歷茲

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此詞也

憑一作憑一作馮五臣云中得也歷行也憑滿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懣而行澤

畔矣補曰喟立愧切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盛兒引楚詞康回憑怒皮水切列子曰帝馮怒莊子

曰佞溺於馮氣說文云馮邁也並音憤喟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歷猶逢也下文云委厥美而

歷茲意濟沅湘以南征兮濟渡也沅湘水名征行與此同濟沅湘以南征兮也補曰沅音元山海經

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鄱城元
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元
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谿又零陵郡
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
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
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
就重華而
敷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
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敷詞自說
稽疑聖帝冥聞祕要以自開悟也一作陳辭補曰敷
列也先儒以重華爲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
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與堯爲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
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爲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命
爲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
則復名也楚詞屢言堯舜禹湯今辨于此天下明德
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
啓九辯與九歌兮
詳矣故原欲就之而敷詞也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下啓能承先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
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六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
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用也謂之九歌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事補
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用之天問亦云
啓棘實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禹樂
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
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弊曰爲譎
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
復帝敏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
夏康娛
以自縱夏康啓子太康也
不顧難以圖後
以自縱娛樂也縱放也

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
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

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昆
弟五人家居問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

第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卷一作居
 補曰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
 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
 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溪于洛之內五子
 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逸不見全書故以為佚篇
 它皆放此難乃且切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
 縱以至失邦耳逸去不遵啓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
 且太康不反國人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子相立則五
 子豈有家居間巷之理蓋仲康以來羿勢曰盛羿
 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失手家巷太康實使之羿
 淫遊以佚畋兮五羿諸侯也畋獵也羿商時諸侯有窮
 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為先王射官帝嘗時有
 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
 也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
 天之孽以亡其國也補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天
 間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馮珣利决封豨是射周

亂流其鮮終兮鮮少也周一誤湜又貪夫厥

家湜寒湜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襄亂代之為
 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湜使為國相足行
 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
 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
 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湜食角切傳曰以德
 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湜澆之事是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澆五弔切論語曰羿善射真濫舟俱不得其死然稟
 即澆也五耗切聲轉字異詩曰曾是彊禦彊禦疆梁
 也

縱欲而不忍縱放也言湜取羿妻而生澆疆梁
 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

為澆日康娛而自忘兮康安也而厥首用夫

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

于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昇澆寒

也釋文作顛隕從高下也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

民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

之為已相湜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

將歸自田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俊

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

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

滅及寒泥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

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

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

之亡王也五臣云乃遂焉而逢殃

言常皆天違道乃遂焉而逢殃

道下逆於人理乃遂焉而逢殃

殃谷終為殷湯所誅滅

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菹一作菹五

臣云菹醢肉醬也補曰菹魚切說文醢菜也一曰

醢音海爾雅曰肉謂之醢

絕不得長久也而一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

夏

相

湜

虞

羿

澆

未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夏

相

湜

虞

羿

澆

未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夏

相

湜

虞

羿

澆

未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夏

相

湜

虞

羿

澆

未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夏

相

湜

虞

羿

澆

未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祗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補曰道治道也言周則包文武舉賢而授

能兮賢才一云舉循繩墨而不頗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

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五臣云無有頗

僻循一作脩頗一作破補曰思玄賦注引楚詞遵繩墨而不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泰卦云無平不陂

波一音頗滂禾切皇天無私阿兮阿竊愛為私所私為阿覽

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

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故策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德一作惠文選民作人補曰焉語助

錯七故切上天佑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智哲

也茂盛也補曰行下孟切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

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補曰睿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

之行故能使下土為瞻瞻觀也顧前而顧後兮瞻觀也顧

禹湯後謂桀紂補曰說相觀民之計極計相視也

文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相觀民之計極計相視也

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謀窮其真為也民一作人補

足相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為至矣計策也極至也

曰相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為至矣計策也極至也

相觀重言之也下文亦曰覽相觀於四極與左傳尚

猶有臭書弗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

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

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沾余身而危死兮

行不成也五臣云服用也

跼猶危也或云跼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始一本死

下有節字補曰跼音簷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

近邊欲墮之意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已正言危

也五觀初世伏節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量

量度也正方也所以充鑿補曰量

力香切鑿音漕穿孔也而銚切刻

木端所以入鑿淮南子固前脩以菹醢量度其

鑿而方正其柎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

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始也自前世脩名之人以

獲道醢龍逢梅伯是也菹一作菹五臣云邪佞在前

忠賢何由能進補曰九辯云圜鑿而方柎兮吾固知

其鉅錡而難入夫邪佞在前而已曾歔歔余鬱鬱

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曾歔歔余鬱鬱

邑兮曾累也歔懼免或曰哀泣之聲也鬱邑憂

也曾一作增邑一作悒補曰歔許居切歔香

衣許殺二切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

之時而值菹醢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也

世也補曰當平聲攬茹蕙以掩涕兮攬一作攬

文選作擊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之心補

曰茹文選音汝王篇云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

為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露余襟

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為臭敗之名非香也露余襟

之浪浪露濡也衣背謂之襟浪浪流兒也言已自

跼猶危也

下有節字

近邊欲墮之意

也五觀初世伏節

量度也正方也

力香切鑿音漕穿孔也

木端所以入鑿

鑿而方正其柎

竭其忠信則被罪

獲道醢龍逢梅伯是也

忠賢何由能進

其鉅錡而難入

以正直當之

邑兮

也

衣許殺

哀朕時之不當

攬茹蕙以掩涕兮

攬

文選作擊

曰茹文選音汝

為香誤矣

至而不可禁

之浪浪

露余襟

露濡也

衣背謂之襟

浪浪流兒也

言已自

之則也

補曰爾雅

敷衽以陳辭兮

敷布也

衽衣前也

陳辭於重華道

也

也言已上

觀禹湯文王

脩德以興

下見

昇澆桀紂

行

惡以亡中

知龍逢比干

執履忠直

身以菹醢

乃長跪

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
 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
 慰已情緩幽思也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歌然甚
 言已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歌然甚
 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重華之汎溢兮將折乘乎重
 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累與余恐重華與
 沉江而死也與
 投閣而生也
 名也山海經云鷩身有五采而文如鳳凰類也以爲
 車飾虬一作蛟一乘鷩一乘鷩一乘鷩一乘鷩一乘鷩
 車而駕以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類也渠幽切
 說文云龍子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虬謂駕六馬以
 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虬也鷩於計烏雞二切山海經
 云九疑山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五彩之鳥鷩也
 又云蛇山有鳥五濞埃風余上征
 色飛蔽日名鷩鳥濞埃風余上征
 往行游將乘王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
 遠羣小也補曰遠游去掩乎雲而上征故逸云濞猶

掩也按濞奄忽也渴合切征行也言忽然
 風起而余上征猶所謂忍乎吾將行耳
於蒼梧兮
 補曰蒼梧音戰國策云陛下嘗軒車於
 趙矣朝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軒爲車輪誤
 矣山海經云蒼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
 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
 蒼梧馮乘縣故或
 曰舜葬蒼梧也

南子曰崑崙縣圍維絕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
 夕至縣圍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縣一作懸
 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補曰縣音玄山海經云槐江
 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栗陰多金銀實帷帝
 稷所潛平圍即懸圍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
 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
 圃水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

夕余至乎縣圃
 崑崙縣圍之神山在
 崑崙縣圍之神山在

圃水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

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
 增淮南子言頌宮旋室懸圃閭風樊桐在崑崙閭
 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
 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
 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
 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
 干北辰星之耀名閭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
 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縣古字通天問曰崑
 崙縣圍其
欲少留此靈瑣兮
 居安在 其 靈瑣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
 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瑣一作環五臣云瑣門閣也
 補曰瑣先果切上文言夕余至乎縣圃則靈瑣神之
 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日暮
 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
日忽忽其將暮
 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也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閣以須政教日又
 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吾令羲和

弭節兮

義和曰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補曰山
 義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
 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上四時虞世
 南引淮南子云羲止羲和爰息木螭是謂懸車注云
 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義
 和至此而迴強

望崦嵫而勿迫

崦嵫日所入山
 也下有蒙山水

中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迫近冀及盛時
 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迫近冀及盛時
 遇賢君也勿一作未崦嵫又云西曰崦嵫之山淮南
 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崦嵫之山淮南
 子云日入崦嵫經
路曼曼其脩遠兮
 脩長也
 細柳入虞淵之汜
 作漫五臣云漫漫遠兒補曰曼曼
 並莫半切集韻曼曼長也謨官切

求索

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至
 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

補曰索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曰浴處也補曰飲於禁切九歌云與

女沐兮咸池逸云咸池星名蓋天也天文大象賦云咸池浮津而森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漢南魚鳥之

所託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曰所浴者也摠

余轡乎扶桑摠曰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

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

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索已身結我

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也補曰山

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

居上枝皆戴鳥郭璞云扶桑在碧海中有十日送出

運照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

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音扶湯與暘同

折若木以拂日兮音扶湯與暘同若木在崑崙西極其

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

曰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

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

蓮華天問云羲和暘道遙以相羊聊且也道遙

之未揚若華何光聊道遙以相羊聊且也道遙

言已摠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

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

命也或謂拂蔽也一作伴補曰道遙猶翺翔也相羊猶徘徊

也一作伴補曰道遙猶翺翔也相羊猶徘徊

也一作伴補曰道遙猶翺翔也相羊猶徘徊

也一作伴補曰道遙猶翺翔也相羊猶徘徊

也一作伴補曰道遙猶翺翔也相羊猶徘徊

也一作伴補曰道遙猶翺翔也相羊猶徘徊

咸池曰浴處也補曰

飲於禁切九歌云與

咸池注云咸池

所浴者也

摠

扶桑

日出湯谷

浴乎咸池

拂于扶桑

以索已身

結我乃往

俱浴以索

已身結我

乃往

乃往

乃往

乃往

乃往

乃往

乃往

乃往

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
 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
 奔屬於後補曰屬音注連也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
 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
 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河圖鸞鳥皇為余先戒
 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今鸞鳥皇為余先戒
 兮鸞俊鳥也皇唯鳳也以喻仁智之士先一作前五
 臣云鸞皇靈鳥補曰山海經女牀山有鳥狀如翟
 而五采畢備聲以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
 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爾雅曰鸞鳳
 其雌皇皇或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
 作鳳為去聲雷師告余以未具與於君言已
 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
 告我嚴裝未具余一作我補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
 主雷雨之神一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
 曰雷師豐隆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
 夜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
 日夜翼相逢遇也文選云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

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雞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
 天下大康寧上言鸞皇鸞鳳皇之佐而皇唯鳳也以
 喻賢人之同類者故為命先戒百官此云鳳鳥以喻
 賢人之全德者故令飄風屯其相離兮飄風為
 飛騰以求同志也飄風旋風屯徒昆切聚也和帥
 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眾屯其相離言不與已和帥
 合也補曰爾雅注云飄風旋風屯徒昆切聚也和帥
 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以喻使人御迎也言已
 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
 相帥來迎欲使我廢節以隨之也帥一作率補曰御
 讀若迂霓五積五歷五結三切通作蜺文選云雲旗
 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郊居賦云雌霓連蜺
 並讀作側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
 不可讀為平聲也爾雅蜺為擊貳說文霓屈虹青赤
 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
 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

虹生紛總總其離合兮紛盛多兒總猶傳傳

斑陸離其上下班亂見俗人競為讒佞相聚

知也斑一作班補曰班駁文也下音戶吾令帝

閣開關兮帝謂天閣常以昏開門也倚閣闔

而望予閣闔天門也言已來賢不得疾讓惡佞將

我使我不得入也補曰天閣大開關又倚天門空而距

開注云宮墻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賦曰嚴閣闔以洞

子日排閣闔命天門注云閣闔始升天門也闔門淮南

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閣闔天門也闔門扇也

楚人名門曰閣闔文選注去閣闔天門也王若因時

以為門屈原亦以閣闔喻君門也予音與叶韻時

暖暖其將罷兮暖暖昏昧兒罷極也罷一作疲

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

還意也而一作以五臣云結芳草自繁長立而無趣

向補曰劉次莊云蘭喻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

中而芬芳郁烈之不世溷濁而不分兮

可掩故楚詞云云世溷濁而不分兮

貪也補曰好蔽美而嫉妬別善惡好蔽美德而

嫉妬忠信也五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渡也

臣云蔽隱也五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淮南子

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於一作乎補曰河圖

登閭風而縹馬閭風山名在崑崙之上

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也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紮

補曰閭音郎又音浪道書云閭野者閭風之府是也

左傳曰臣負羈補切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

馬韁也馬滿補切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

丘之無女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

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閭風山上也無女諭無與

已同心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五臣云女神女諭忠

臣補曰離騷多以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溘奄也

喻臣不必指神女一作溘折瓊枝以繼佩言已行

方青帝舍也溘一作溘折瓊枝以繼佩言已行

補曰溘塵也無奄忽義折瓊枝以繼佩言已行

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

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補曰瓊玉之美者

傳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百

二十因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後漢注云瓊枝玉樹

以喻堅貞下文云及榮華之未落兮

折瓊枝以為羞及榮華之未落兮

墮也補曰遊春宮折瓊相下女之可詒

枝欲及榮華之未落也詒遺也

言已既脩行仁義與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

老視天下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詒

一作貽補吾令豐隆乘雲豐隆乘雲

賢人之在始有詒音怡通作貽吾令豐隆乘雲豐隆乘雲

兮豐隆乘雲雲中君注云雲神豐隆五臣曰雲神乘雲補曰九歌

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

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

傳云天子升崑崙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

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

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雲師

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也天問曰萍號起雨

則屏翳兩師也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又周

官有觀師兩師淮南子云兩師灑道風伯掃塵說者

以為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風

俗通云玄冥為雨師其說不同據楚詞則以豐隆為

雲師飛廉為風伯求宓妃之所在

屏翳為兩師耳求宓妃之所在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

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
 并心力也宓一作宓五臣云宓妃以喻賢臣補曰漢
 書古今人表有宓義氏宓音伏字本作處顏氏家訓
 云處字从宓宓字从宓下俱為必孔子弟子宓子賤
 即處義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
 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
 密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
 穢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賦云願誠素
言兮 之纒係帶也補曰洛神賦云願誠素
脩以為理 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我係帶之玉以
 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義時敦朴故使
 其臣也五臣云令蹇脩為媒以通辯理補曰宓妃伏
 穢氏之女故使
難遷 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
 其臣以為理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
 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

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補曰緯音
 微繡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敦懂廣韻作微繡此言
 隱士忽與我乖
 刺其意難移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 次舍也再宿
 次淮南子言窮石入于流沙也補曰郭璞
 注山海經云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剛丹蓋
 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
 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鉅遷于窮石
朝濯髮乎
 涓盤言必如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
 也盤之水過世隱居于軌切
保厥美以驕傲兮
 曰傲傲一作放
日康娛以淫遊 康安也言宓妃用
 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
 五臣云淫久也言隱居之人曰日安樂久遊無意以
 臣君補曰說文云淫私逸也爾
雖信美而無禮
 雅久南謂之淫故淫亦訓久

兮來違棄而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

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作弃浦覽相觀 曰此孔子所謂隱者子路所謂索身亂倫

於四極兮 補曰相一作求覽周流乎天余乃下

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一

云周流天乎一無乎字補曰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

於郊國南至於濮鈞北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

開明之門南方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

山曰閭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下音戶望

瑶臺之偃蹇兮 偃蹇高兒補曰說文云瑶王之

者見有娥之佚女 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馨之

子以諭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

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

吾令鳩為媒兮 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

廣志云其鳥大如鴉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鳩告

余以不好 言我使鳩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

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

好夫鳩之不可為媒審矣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

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逆

也暉與雄鳩之鳴逝兮 逝往也釋文雄鳩補曰

楚辭卷一

三

覽相觀 補曰相一作求覽

周流乎天余乃下

於四極兮

瑶臺之偃蹇兮

見有娥之佚女

吾令鳩為媒兮

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

余猶惡其

鳩告

雄鳩

雄鳩

雄鳩

雄鳩

雄鳩

雄鳩

雄鳩

佻巧

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也巧利多語言而使辨捷之士往聘忠賢我父惡

五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辨捷之士往聘忠賢我父惡其輕巧而不信補曰佻吐凋切又土了切爾雅云佻

偷心猶豫而狐疑兮 補曰猶由抽二音顏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為猶說文

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

待人不待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為未定也故謂

不決曰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猶獸名也

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

緣生述征記云河津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風俗

云此物善聽冰不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

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嫌

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綠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

疑定猶與疏云猶是獲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

大者人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則猶

與豫皆未定之辭

定之辭

與豫皆未定之辭

與豫皆未定之辭

與豫皆未定之辭

與豫皆未定之辭

與豫皆未定之辭

與豫皆未定之辭

皇既受詒兮

詒一作詔五臣云詒遺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

聘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

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

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娥簡狄也遺一作遣五臣云

帝嚳喻諸國賢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亳

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高辛所興之地名也

集而無所止兮 集一作進

聊浮遊以逍遙 言已既

復後高辛欲遠集它方又無所之故

且遊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

及少康之未

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

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

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

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

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

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

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

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

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

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

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
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
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
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縣皇甫謐云今河東
大陽西山上有虞城姚音遙說
文云虞舜居姚虛因以爲姓
理弱而媒拙兮
弱劣也拙鈍也五臣云我欲留聘二
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
恐導言之不
固
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
世溷濁
而嫉賢兮
世一
作時
好蔽美而稱惡
稱舉也再言
世溷濁者懷
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美一作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
懷王之世耳惡去聲言可
閨中既以邃遠兮
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
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邃雖邃切
哲王

又不寤
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
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
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
而多闇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閨
中既以邃遠者言不通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
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
太史公所謂翼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
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亦此意
懷朕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言我懷
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
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
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同居也九歌曰長無
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未古也考
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索蘆茅以
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筵簞兮
索取也蘆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
結草折竹以卜曰筵文選蘆作瓊五臣云

筵竹筭也補曰索所革切筭音瓊爾雅云菑菑茅注云菑菑一種花有赤者為菑筵音廷筭音專後漢方

術傳曰挺專折竹注云挺八段竹也音同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

凶者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

氛占其吉凶也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也

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下博大豈獨

楚國有臣而可止乎思古文思亦曰勉遠逝而無

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何所獨無芳

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補曰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

草兮草一作艸舊作卉補曰爾雅云卉草疏云別二名也文選注云卉百草摠名楚人語也

爾何懷乎故宇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

此皆靈氛之詞爾一作尔字一作宅則與下韻叶世幽昧以眩

曜兮眩曜感亂免世一作時眩一作眩補曰眩日光也其字從日眩音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

象者衆人之所眩疑肖孰云察余之善惡原

答靈氛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也善惡一作中情

文選善民好惡其不同兮民一作人惟此黨人

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五臣云好愛

惡憎也補曰好惡並去聲戶服艾以盈要兮艾

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冰臺謂幽蘭

其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

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作兮一作之覽

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覽

察草木其猶未得兮一作舟猶一作獨豈

理美之能當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

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

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

人最為難也五臣云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

喻忠直補曰理美猶九章言蓀美也理音呈一曰瑞

蘇糞壤呂充悖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

作以補曰史記樵蘇後爨蘇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

援世事蘇猶索也悖許歸切下同爾雅云婦人之褱

謂之褱主云即今之香纓也褱邪謂申椒其不

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褱騰音騰謂申椒其不

芳言蘇糞土以滿香囊而帶之反謂欲從靈氛

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

念楚國也補曰靈氛之古於異姓則吉巫咸將夕

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巫咸將夕

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

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

楚辭卷一

三十一

精而要之

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糈要之

使占茲吉凶也糈俗作糈補曰音所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糈以椒香米餼也要伊消切

百神

醫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

九疑舜所葬也

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知已之志也疑一作疑補曰醫於計切疑與疑同迎魚慶切迺也漢紀曰望祀虞舜于九

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

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

刻刻其揚靈兮

皇皇天也刻刻光兒補曰刻以冉切九歌云橫大江兮揚靈

告余以吉故

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五臣云告我去當吉補曰

靈氛之占筮算折竹而已至百神備降九疑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

曰勉陞降

以上下兮

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曰升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

求榘榘之所同

榘法也榘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

耳不必指君臣

臣與已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榘一作矩榘一作獲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榘俱雨切獲紆縛

鳥郭二切淮南子曰知榘榘之所周注云榘方也護度法也

湯禹嚴而求合

嚴敬也合也嚴一作嚴擊於絲而能調擊

尹名湯臣也谷絲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谷絲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一作臯陶補曰天問曰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即伊尹也

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

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一無又字五臣云苟且也

說操築於傳

巖考

說傳說也傳巖地名補曰

武丁用而不

疑

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

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諸野得諸傳巖作

書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

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

以傳險姓之號曰傳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傳

巖在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呂望之

此道說賢而隱伏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鼓刀考 姜姓也未過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曰

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

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

廢屠文用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曰太公之

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曰太公之

鼓刀注云太公河內遭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

汲人有屠釣之困 遭周文而得舉 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

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

疑

三十一

夢亦如此文昌賜汝名師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

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

牛上屠 甯戚之謳歌考 甯戚

齊桓聞以該輔

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

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

用為客卿備輔佐也補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

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

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肩而商

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

言太公避

紂居東海

言太公避

紂居東海

言太公避

紂居東海

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適至翫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矸與岸同一作南山
黎屈原舉呂望傳說寤戚之事傷今之不然也及

年歲之未晏兮晏晚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已所

以汲汲欲輔佐君者翼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
年時亦尚未盡翼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作而補曰

說文央久也恐鷓鴣之先鳴兮鷓鴣一名買鷓

鷓鴣一作鷓鴣五臣云鷓鴣秋分前鳴則草木凋落補曰
鷓音提鷓音決一責弟桂一音於縮反離騷云徒恐

名買鷓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夏鳴鳴則衆芳
皆歇鷓與鷓同鏡音詭思玄賦云恃知已而華子兮

鷓鴣鳴而不芳注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
鷓鴣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鷓鴣一

名鷓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嵩周子規也

江介日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鷓鴣鳴而草衰注云
鷓鴣爾雅謂之鷓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鷓鴣二

物也月令仲夏鷓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
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鷓箋云伯勞鳴將寒

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左傳伯趙氏司至也庄
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鷓

鳴故百草為之芳歇廣韻曰鷓鴣關西曰巧婦關東
曰鷓鴣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言我恐鷓鴣以先春分鳴

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草一
作艸一作卉一無夫字一無為字補曰爾雅疏云百

卉猶百草也詩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衆盛兒

衆菱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王懷美德偃蹇而盛

也五臣云菱亦盛也補曰菱音愛惟此黨人之不
方言云掩翳菱也注云謂菱蔽也

諒兮

諒信一作亮

恐嫉妬而折之

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

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

其一作以五臣云繽紛亂

也 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

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

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

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保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日蘭芷不芳

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 何昔日之

芳草兮

草一作卉

今直為此蕭艾也

言往昔

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一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

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蕪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豈

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

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一無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為君不好脩絜之士而自損害補

日時人莫有奸自脩絜者故其 余以蘭為可恃

兮

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補口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

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則子 羌無實而容長

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五

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平聲委厥美以從俗兮委苟得列

乎衆芳言子蘭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補曰子

蘭有蘭之名無蘭之實雖椒專佞以慢慆兮椒楚

與衆芳同列而無芬芳也慢一作謾釋又作慢慆一作諂

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慢一作謾釋又作慢慆一作諂

補曰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慆也似椒而非

淫注云椒又欲充夫佩褱椒似椒而非

賢也懔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

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

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

云子椒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

佩帶而無芬芳補曰椒音殺爾雅曰椒椒醜菜注云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椒之似椒也

子蘭既已無蘭之實而列乎衆芳矣既干進而務

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質充夫佩褱也既干進而務

入兮于求而又何芳之能祗祗欲自進求入

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周時俗之流從兮

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周時俗之流從兮

從流一本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

從誤作徒又孰能無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

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

臣云周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

容身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言

子椒子蘭變志若此况朝廷衆臣而不為佞媚以容

其身邪揭一作藹離作離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

蘭之芬芳而猶若是况衆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

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列子曰臭過椒蘭荀

子曰椒惟茲佩之可貴兮之委厥美而歷

茲歷逢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

不意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補曰上云委

厥美以從俗言于蘭之自弃也此云
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弃也
芳菲菲而

難虧兮其虧一作虧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

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歎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

也芬一作芬芬芬勃一作淳補曰說文云芬州初生其

香分布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

中見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

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

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

法度也補曰和調重吉也也女細呂切及余飾

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

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補曰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

也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

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戶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兮補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

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

周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

五臣云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

曰歷筭也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羞脯補曰張

崑崙西流沙瀆大三百圍萬仞其華食之長生羞

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

羞為脩精瓊糜以為糗精鑿也糜屑也糗糧也

誤矣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精鑿玉屑以爲儲糧飲食

傳案食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

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

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

瑤象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以瑤象為車而駕以飛龍也上為去聲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

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

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遭吾道夫崑崙兮

自疏遠也補曰疏所道切 遭吾道夫崑崙兮

遭轉也楚人名轉曰遭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

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遭池戰切禹

本紀言崑崙崙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

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崙崙天中柱也氣

上通天水經云崑崙崙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之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崙崙在西北帝

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

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

曰此自別有小崑崙崙崙也淮南子云崑崙崙崙中有增城

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

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

十洲記崑崙陵即崑崙崙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崙崙

其一角止東名曰崑崙崙崙官其處有積金為壙城面方

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崙崙

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

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

崑崙崙崙在九海中為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

諸說誕實 路脩遠以周流 言已設去楚國遠行

未聞也 乃轉至崑崙崙崙神明之行

山其路遙遠周流揚雲霓之唵藹兮揚披也

天下以求同志也翦鬱蔭兒也一本揚下有志字藹釋文作蓋一作藹

正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唵藹旌旗蔽

日兒補曰唵藹暗也真也唵烏感切藹藹蓋並於蓋切鳴玉鸞鳥之唵唵鸞鳥也

以王為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唵唵鳴聲也言已從崑

崑崙遂陞天披雲霓之翦鬱排護佞之黨羣鳴玉鸞

之唵唵而有節度也五臣云玉馬侷也鸞車鈴也言

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

詩云和鸞雖雖注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

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

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儻之車則鸞在

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

和應喉音擊埤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

倉云象聲也也補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

龍尾斗南斗天津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

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大

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橋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虛危北

橫河天津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津

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林

賦云左蒼梧右西極注引爾雅西至于隅國為西極

又淮南曰西方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旂也

畫龍虎為旂也文選翼作紛補曰周禮交龍為旂熊

旗渠高翱翔之翼翼則鳳皇來隨我車散承旂道

五臣云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然扶衛於已補曰

古者旌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為來隨我車遠

遊注云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

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朝翔四海之外注忽

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忽

吾行此流沙兮

流沙沙流如也尚書曰餘波入

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

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

行也顏師古曰流沙也遵赤水而容與

但有沙流本無水也遵赤水而容與

山容與游戲見言吾行忽然而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

游戲雖行遠方動以絮清自酒飾也補曰傳雅云崑

崑虛赤水出其東南陔河水出其東北陔水入南海

西陔弱水出其西南陔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

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丘莊

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

龍使梁津兮

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鼉龜以

為梁也使一作呂五臣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

蛟龍郭璞曰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

龍使梁津兮

詔西皇使涉予

詔告也西皇

以多艱兮

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眾車先過使從邪徑以路不

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眾車先過使從邪徑以路不

以待也以言已所行高遠莫能及也待一作待路不

周以左轉兮

遠游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
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
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為期
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
而左行俱會西海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
也左轉者言君行左兵不與已同志也補曰博物志
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
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遼國鳥遼國之西復屯
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

余車其千乘兮
馮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
在可馳走補曰屯徒軍切乘實證切
齊玉軼而
並馳乘軼以玉為車轄也言乃屯敝我車前後千
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軼
音大方言云輪韓楚之間謂之軼齊同也言齊驅並

進駕八龍之婉婉兮
作婉於載雲旗之委蛇
元切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
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潤施萬物也蛇一作移一作
透迤五臣云言我所往皆與神游故可御氣為駕載
雲為旗也補曰文選注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委於

為切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弋支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遠見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
邈邈而遠莫能追及一云邈高馳五臣云抑志按節
徐行以候世人其
奏九歌而舞韶兮
禮有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啓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
經夏后開始歌九招開即啓
聊假日以媮樂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
 不遇其時故假曰游戲媮樂而已假一作暇補曰顏
 師占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
 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
 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為暇失
 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曰亦承誤也媮
 音俞也
陟陛皇之赫戲兮
 皇天也赫戲光也媮
 曰西京賦云板枅戲以輝
 煌赫戲炎盛也戲與戲同
忽臨睨夫舊鄉
 睨視也舊鄉也
 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猶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陛
 天庭掾光曜不足以解憂猶顧視楚國愁且思也補
 曰睨五
僕夫悲余馬懷兮
 僕御也懷思也
蜷局顧而
 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
不行
 義自明也五臣云蜷局回顧而不肯行補曰蜷音拳

蟲形詰屈也行
 胡郎切叶韻
亂曰
 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
 之意也補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
 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
 者摠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已矣
 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賢人也絕望之詞無人謂無
 無人屈原言已矣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
 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一無哉字補曰論語
 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孔安國曰已矣發端歎詞
又何懷乎故都
 言眾人無有知已已復
 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
 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
 故我將自沈汨淵
 從彭咸而居處也

叙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羣

羣一作王定經術刪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

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

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

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

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

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成以

名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憂愁思憤獨

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

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

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

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

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

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

仰舒肆妙慮一云攬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

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

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

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

篇一作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扶一作義多乖

異事不要括一作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

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

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

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

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

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

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

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與詳

詐也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

順上婉婉一作婉婉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者

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

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

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

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

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班一作賈競於羣小之中

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巨美切

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

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

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

有求於世而怨望哉恨怨作且詩人怨主

刺諫一作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而

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

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比彼屈原之

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為一有字不智之故

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

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

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

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

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

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

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

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

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

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屈原之

詞誠博遠矣自丘一有字終沒以來名儒博

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

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

相王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

滅者矣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

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

塵埃之外曠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夫家巷謂五子胥也

及至羿澆少康式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

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

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晉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

周道而不傷濼媛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

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

間以離譏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

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

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

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

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

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楊

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

器可謂妙才者也政與正同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

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為過蓋不隱惡故也愚
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有人有言殺其身有益
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
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于以
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此于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
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
死而已離騷曰咎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衛明哲
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官守
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周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
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
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
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異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
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
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
賦以弔之不顧其死特立獨待自信而古忠臣義士
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待自信而古忠臣義士
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之舊
鄉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隣此遠游之所以作
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語獨遠游曰道可
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
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天無垠無滯滑而竟兮
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
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

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
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
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絮其行廉其稱物小而其指
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絮其行廉其稱物小而其指
故死而不容兒踈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揚
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
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
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
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度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
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
之王王怒而踈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

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
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
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
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
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
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
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
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
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

後秦果滅楚其辭為衆賢所悼悲故傳
于後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竒文蔚起其離
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
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
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

皜

一作暖

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

二姚與左氏不合

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

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

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

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

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

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

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

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

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

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

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

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

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

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

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

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
 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
 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
 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
 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
 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
 為歡荒淫之意也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自
 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
一其流至於齊梁而
 極矣皆自宋玉唱之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
 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

此周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
 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此語施於
 宋玉可也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

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
 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
 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
 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
 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歎難與
 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

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公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效唾可

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

子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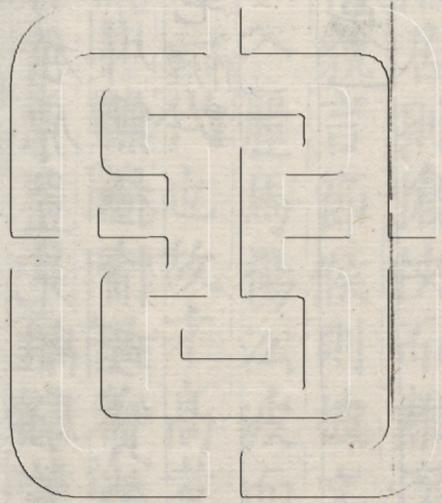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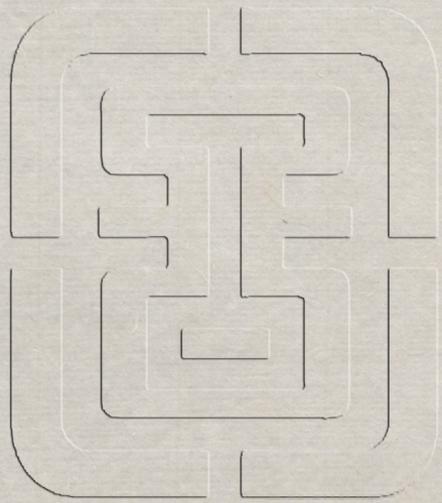
一云獨任當作獨往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寶勞金相玉式

豔溢鎬毫

煙一作雲

楚辭卷第一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title or header on the far right edge and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of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